

吳三桂周王紀元釋疑

朱 希 祖

吳三桂以周王紀元，或謂「周王係明室子孫」，或謂「周王係三桂自稱」，衆皆疑之，而莫能明也。清代官書，如國史逆臣傳則謂：

康熙十二年十一月，三桂自稱「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」。十三年正月，三桂僭稱周王元年，十七年，三桂僭稱帝，僞號「昭武」。（逆臣傳內吳三桂傳。案東華錄「康熙十二年十二月丁巳，四川湖廣總督蔡毓榮奏吳三桂反，僞稱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，以明年甲寅爲周王元年」，逆臣傳蓋本此。孫旭平吳錄謂僭號在十七年三月初三日）

據此，則三桂以周王紀年，自康熙十三年正月，起，至康熙十七年三月止，共四年零二月。

謂周王爲明室子孫者，則有日本稻葉君山清朝全史，彼謂日本延寶中，自福州船傳來有吳三桂檄文，其文云：

原鎮守山海關總兵官，今奉旨總理天下水陸大元帥與明討虜大將軍吳，檄天下文武官吏軍民人等知悉。本鎮深叨大明世爵，統鎮山海關，維時李逆倡亂，聚賊百萬，橫行天下，旋寇京師，痛哉毅皇烈后之賓天！慘矣東宮定藩之顛蹶！普天之下，竟無仗義興師勤王討賊者，傷哉國運，夫復何言。本鎮獨居關外，矢盡兵窮，淚乾有血，心痛無聲，不得已歃血訂盟，許虜藩封，暫借夷兵十萬，身爲前驅，乃斬將入關，則李賊已遁；夫君父之仇，不共戴天，必親擒賊帥，獻首太廟，始足以對先帝之靈。方幸賊之巨魁，已經授首，正欲擇立嗣君，繼承大位，封藩割地，以謝滿酋，不意狡虜逆天背盟，乘我內虛，雄據燕蓟，竊我先朝神器，變我中國冠裳，方知拒虎

進狼之非，莫挽抱薪救火之誤。本鎮刺心嘔血，追悔靡及，將欲反戈北伐，掃蕩腥羶，適遇先皇之三太子，年甫三歲，刺股爲記，寄命託孤，宗社是賴，姑飲血隱忍，未敢輕舉，故避居窮壤，養晦待時，選將練兵，密圖恢復，迄於今日，蓋三十年矣！茲者虜酋無道，奸邪高張，道義之儒，悉處下僚，斗筭之輩，咸居顯職，山慘水愁，婦號子泣，以致彗星流隕，天怒於上，山崩土裂，地怨於下，本鎮仰觀俯察，是誠伐暴救民順天應人之日，爰卜甲寅之年，正月元旦，恭奉太子，祭告天地，敬登大寶，建元周咨。

（但燾譯清朝全史第三十章，三藩之平定）

稻葉君山之清朝全史，頗流行於吾國，其徵引書籍，頗稱廣博，故文人學士，多尊信之，卽此檄文，亦多信爲真確，資爲談助者；然考其實，則可疑之處甚多，如：稱「原鎮守山海關總兵官」，案三桂爲總兵官，鎮守甯遠，非鎮守山海關，崇禎十七年三月五日，賊氛逼，封三桂平西伯，詔徙甯遠之衆，入援京師，（莊士敏演事總錄卷上）既原封爲伯，何以不稱，此可疑者一也；又稱「今奉旨總理天下水陸大元帥與明討虜大將軍」，而清代官書如國史逆臣傳，則謂「自稱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」，私家記載如劉健庭聞錄，則謂「三桂鑄印，其文爲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，鑄工清軍廳吏畢某之子也，先中憲公知之，密白中丞朱公」。孫旭平吳錄與劉說同。劉健之父崑，官雲南府同知，吳三桂舉兵，脅降不屈，戍之瘴地，著有吳三桂傳及滇變記兩種，亂中遺失；健著此書，皆得諸其父，故曰「庭聞」。孫旭招降三桂將韓大任，議敘道員。則二人所記，自較確實，絕不聞所謂「今奉旨總理天下水陸大元帥與明討虜大將軍」等名號，可疑二也。又謂「將欲反戈北伐，掃蕩腥羶，適遇先皇之三太子，三太子年甫三歲，刺股爲記，寄命託孤，宗社是賴，避居窮壤，養晦待時，迄於今日，蓋三十年矣」。案莊士敏演事總錄謂「李自成西奔，五月朔，京師爲大行發喪，都下喧傳，三桂已得太子，將入卽位，延頸以待；而三桂至榆河，睿王檄其追賊，請入都，不許，乃從蘆溝橋逐賊而西」。（總錄卷上）此太子係毅宗之長子，三子則定王也。明史諸王傳云：「莊烈帝七子」，案崇禎十七年三月，惟太子慈烺及定王永王存，餘皆殤，又云「定王慈烺，莊烈帝第三子，崇禎十四年六月，諭禮臣，朕第三子年已十齡，敬遵祖制，宜加王號，九月封爲定王，十七年，京師陷，不知所

終」；「永王慈炤，莊烈帝第四子，崇禎十五年三月，封永王，賊陷京師，不知所終」。明代諸王，十歲受封，崇禎十七年，定王十三歲，永王十二歲，此云「遇先皇帝三太子，年甫三歲」，又云「慘矣東宮定藩之顛踣」，則此所謂三太子者，似指永王，而當時永王何止三歲，可疑三也。又謂「爰卜甲寅之年正月元旦，恭奉太子，祭告天地，敬登大寶，建元周咨」。案三桂舉兵，在癸丑十一月二十一日，既稱甲寅元旦，將登大寶，何不豫定年號，而待周咨於衆然後定耶，抑卽以周咨二字爲所建之元耶，可疑四也。是此篇檄文，出於僞作，無疑義矣！清史稿吳三桂傳，不采此說，尙爲有識。

日本稻葉君山所以信此檄文爲眞者，尙有一明確之佐證，清朝全史云：

靖寇大將軍貝勒尙善，答此檄曰：「蓋聞殿下以勝國爲口實，果爾，則亦人臣之所當然，不能忘忠於舊君者；惟果欲納忠於勝國舊君，則殿下不宜受我清朝之爵土，不宜倒永曆之干戈；既已使舊君無噍類，而自求利達，臣僕於我朝，疊承恩寵，今復回心轉慮，納忠舊君，果何心哉！」蓋冷嘲其興明二字，實不過一片口實也。（但憲譯清朝全史三十章三藩之平定）

案尙善移書三桂，其全文載於國史逆臣傳，未言答此檄文，亦無以上所引辭句，惟云「王藉言興復明室，則曩者大兵入關，奚不聞請立明裔，且天下大定，猶爲我計除後患，翦滅明宗，安在其爲故主効忠哉」？然則三桂對清，似曾昌言興復明室，此則不無可疑者也。

謂周王爲三桂自稱者，則有劉健庭聞錄，云：

十三年正月，三桂自稱周王。（庭聞錄卷四）

又蒼弁山樵吳逆取亡錄亦云：

自稱都招討大元帥，以明年爲周王元年。

莊士敏滇事總錄，亦云：

十三年正月，三桂自稱周王。（總錄卷下）

以上三書，均謂三桂自稱周王，且尙有言其不立明後之原因者，如劉健庭聞錄云：

三桂集謀士議舉兵之名，劉茂退謂「明亡未久，人心思舊，宜立明後，奉以

東征，老臣宿將無不願爲前驅矣」。方光琛曰「出關乞師，力不足也，此猶可自解，至明永曆，已竄蠻夷中，必擒而殺之，此不可解矣。今以王兵力，恢復明土甚易，但不知功成之後，果能從赤松子遊乎？事勢所迫，萬一不能終守臣節，篋子坡之事，（案篋子坡三桂弑永曆帝處）可一行之，又再行之乎？」三桂聽之悚然，遂不用茂遐策。（庭聞錄卷四）

蒼弁山樵吳逆取亡錄莊士敏滇事總錄皆與劉說同，蓋卽本劉說。錢名世四藩本末吳三桂傳亦云：

三桂舉兵反，有欲求先朝後人以繫人望者，三桂拒勿從。

明季稗史彙編吳耿尙孔四王合傳，卽四藩本末之變名，故其說與之同。蓋錢氏約說，劉氏詳說，其言不立明後之原因相同也。

三桂既自稱周王，或有上書諫者，或有遠引去者，或有舉兵討者，其影響亦不小。劉健庭聞錄云：

三桂自稱周王，有某生者上書極諫，大略謂「宜奉明朔，稱前平西伯，縞素待罪，以告天下，則忠臣義士孰不傾心。今義旗甫舉，便以開國爲名，是解天下體也，自此人窺王志，無復望其景從矣」。（庭聞錄卷四）

此所謂上書諫者也。孫旭平吳錄云：

改國號曰周元年，鑄僞印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，乃自率兵二十萬至湖廣，聘故明少卿李長祥，延以賓禮，問方略，長祥曰「亟改大明名號，以收拾人心，立懷宗後裔，以鼓舞忠義」。桂以其言問方獻廷（獻廷，國琛字）胡國柱，二人曰，「昔項羽立義帝，後又弑之，反動天下之兵，今天下在王掌握，他日又置懷宗後裔於何地？」長祥知桂意，遂謝去。

此所謂遠引去者也。平吳錄又云：

鄭錦兵攻漳泉，時福建可由廣東徑達湖南，耿精忠畏錦兵，謀之於桂，桂遣禮曹錢點至福建，爲鄭耿解和，錦將劉國軒曰，「吾家在海外數十年，稱奉明號，今吳號周，耿稱甲寅，是以來攻，爾兩家若歸正朔，吾不難進鎮江上南京，否則爾兩家皆吾敵國也」。點不能和而歸。

此所謂舉兵討者也。由上列諸證觀之，謀臣策士之建議既如彼，忠臣義士之抗議又

如此，則三桂之自稱周王，並以建元，自明確可據。其後康熙十七年三月，進王爲帝，國號大周，建元昭武，在吳氏不聞有廢篡之舉，在遺民亦不聞有討逆之聲，以周之建國已久，聞之已熟，改王爲帝，直五十步之與百步比耳，則三桂之自稱周王，似亦信而有徵矣。

余數年以來，對於以上兩說，以爲皆有根據，懷疑而不能決者久矣。蓋尚善既言「王藉言興復明室」，則三桂之對清廷，必藉口「興復明室」決不建國曰周，自稱周王，而出於名不正言不順也。日本所存檄文，雖不足信，然周王元年，三桂自雲南至常德時，曾具疏付哲爾肯傳達禮還奏，當時諭旨，有「覽吳三桂奏章，詞語乖戾，妄行乞請」等語，（見東華錄及國史逆臣傳）而三桂之子應熊等，因此被殺於北京，此疏文中必有「興復明室」等語，惜乎不得見其原疏，無以證此說之然否也。繼續瑞安黃體芳所作醉鄉瑣志，（雲在山房叢書本）言內閣藏有吳三桂上康熙皇帝書，文曰：

皇明罪臣吳三桂，致書康熙皇帝陛下，人言三桂反，三桂實非反也。先帝殉社稷，三桂效申包胥痛哭秦庭之義，請援貴國，那九顏王子惟恐桂心不誠，宰烏牛，殺白馬，立誓煞水神前，誓曰「殲賊之後，凡中國所有，悉歸貴國」，那九顏王子猶慮桂心未盡，又令雍髮胡服，然後發兵十萬，令桂居前，清兵居殿，進兵百里，卽遇降賊逆臣唐通，桂奮勇一戰，殺賊殆盡，李賊捲資疾趨，桂念君父之仇，不共戴天，奮戰逐北，直至潼關地方，李賊破膽而遁。桂因神京無主，返兵西向，那九顏王子頓背前盟，將順治皇帝懷抱擁立，斯時卽欲理論曲直，惟恐貴國之師扼其前，李賊之兵蹣其後，是功未成而身先喪，知者不爲也，錫以王爵，封以通侯，豈得已而受命乎！厥後嗣王不道，政歸權臣，四鎮鴟張，六師紛沓，與三桂無與也，那九顏王子貪心無厭，驅兵南入，以致滅我社稷，使十七葉神聖天子，斬宗絕嗣，言之痛心，一統之勢既成，版圖悉歸清有，那九顏王子恃功跋扈，毒流宮闈，章皇帝赫然震怒，粉骨搗灰，在皇帝之待九王子太薄，而九王子背盟受禍，不爲過矣。桂三十年來臥薪嘗膽，求太祖之後無其人，血淚幾枯，嘔心欲死，不意天復眷明，去年二月間，於夔州太平縣界，得太祖十四代孫周王，

聰明神睿，漢光武宋高宗不足比擬其萬一，真屬中興之令主，因未告廟，先稱周王元年，統兵百萬，直抵燕京，三十年之積聚，任皇帝移歸建州，以娛終身，三桂之待貴國，不爲薄矣！即皇帝之祖宗，亦屬內附，普天赤子，有何嫌疑，其中國人民社稷，留待新主拊循，非皇帝之所得預聞也。桂前不顧父，以殉舊主，今不顧子，以扶新主，心事可知，遑問其他，望皇帝勿歸罪，請撤去藩臣，幸甚幸甚！

黃氏學問淹雅，其言宜可徵信。其門人楊壽枏跋醉鄉瑣志云：「先生晚年耽翫細緹，隨筆纂輯，中多標舉雅故，陶寫性清，其時朝野清晏，士大夫吐納風流，衣帔蘊藉，禁近簪毫，多窺秘笈，燕談揮麈，悉屬珍聞，敦立却掃之編，京叔歸潛之志，此其例也。先生以光緒辛卯乞休，乙未返里，旋歸道山」。據此，則黃氏此書之不苟可知。其著此書，必在光緒初年，所謂「禁近簪毫，多窺秘笈」，則所載內閣吳書，必非嚮壁虛造可知也。

案吳三桂上康熙皇帝書若果真確，則其稱周王元年之隱衷，可得而知矣。蓋周王二字，有兩方面之作用：其對北方，則指周王爲太祖十四代孫，興復明室，則措辭較爲名正言順；其對南方，則周王係其自稱，以示不奉明朔，免蹈項羽之覆轍。於是前列兩說之相矛盾者，皆可迎刃而解矣！

或謂吳三桂上康熙皇帝書有可疑者三事：東華錄康熙十三年四月丙申，鎮南將軍尼雅翰奏，「奉使雲南禮部侍郎折爾肯翰林學士傅達禮還至武昌，攜有吳三桂奏章」。清國史館逆臣吳三桂傳亦言，「三桂自雲南至常德，具疏付哲爾肯傅達禮還奏，上諭部臣曰，覽吳三桂奏章，詞語乖戾，妄行乞請」云云，因殺其子孫之在京者。三桂既有上康熙皇帝書，君臣義絕，何必再有奏章，可疑一也。書言「那九顏王子貪心無厭，驅兵南入，以致滅我社稷，使十七葉神聖天子斬宗絕嗣，言之痛心」，案三桂在雲南，躬弑昭宗（永曆帝）及其太子，斬宗絕嗣之言，宜不能出三桂之口，可疑二也。明史諸王世表太祖子周定王橚，凡傳十一代，至王恭枵而絕。又周定王橚傳，「崇禎十五年，李自成再圍汴，決河灌城，恭枵寄居彰德，久之，王薨，贈諡未行，國亡，其孫南走，死於廣州」。案恭枵之孫爲太祖第十四世孫，東華錄「順治四年三月乙未，貝勒博洛奏總督修養甲提督李成棟帥師進勦，斬聿錫及僞

周王肅眾益王思炎遼王術雅等」，則所謂太祖十四世孫周王者，早於隆武二年（清順治三年）薨矣，可疑三也。

余謂三桂上疏，在其子應熊未殺之前；其上書則在其子應熊已殺之後，尚善移書責三桂之前。三桂書言「前不顧父，以殉舊主，今不顧子，以扶新主」，尚善移書三桂，似即針對此書而言，故云「王藉言興復明室，則曩者大兵入關，奚不聞王請立明裔，且天下大定，猶爲我計除後患，翦滅明宗，安在其爲故主効忠哉？」此則對其扶立新主言也。又云「將爲子孫謀創大業，則公主額駙，曾偕至滇，其時何不違萌反側，至遣子入侍，乃復背叛，以陷子於刑戮，可謂慈乎？」此則對其今不顧子言也。吾故曰三桂之上書在其子應熊已殺之後，尚善移書之前，此無可疑者一也。至云「驅兵南入，以致滅我社稷，使十七葉神聖天子，斬宗絕嗣」者，乃指其害安宗（弘光帝）紹宗（隆武帝）昭宗（永曆帝）三帝而言，三桂雖自弑昭宗，然猶可言奉清廷之命，不得不然，蓋清廷對於前朝帝主，較之金之於徽欽二宗，元之於帝昺，實較殘毒，故三桂之居心雖有慚德，其措辭亦屬理直，此無可疑者二也。三桂軍中真有周王與否，雖不可知，然既形諸簡牘，則必實有其人，考明史周王櫛傳「王恭枵之孫南走，死於廣州」，與東華錄博洛之奏所稱周王肅眾，實非一人。明史諸王世表東會王肅眾，周定王櫛十四子胙城王九世孫，於周王恭枵爲伯叔行，蓋明代諸王，以木火土金水排行，周而復始，恭枵从木，肅眾从水，故非其伯父，即其叔父也。明史周王櫛傳言恭枵之孫南走死廣州，恐誤以肅眾爲恭枵之孫，實則恭枵之孫應襲周王者，蓋未死也。此無可疑者三也。

去年在友人處，得見江安傅氏所藏舊鈔本張蒼水詩文集，末附平西伯吳三桂上康熙皇帝書及平西伯吳三桂再上康熙皇帝書。其第一書題下注云：「此二書傳說係公（公指張煌言）代作，未知是否，姑錄之以附」。上別有箋云：「公被執於康熙三年，吳三桂反於康熙十二年冬，此二篇豈出公手」。案張蒼水詩文集鈔本，觀其中避諱字及所附嘉慶刊本張公神道碑，可斷定爲嘉道間鈔本，所附吳三桂第一書，與黃氏在內閣中所見吳書，大略相同，惟文句爲妄人增潤，且改竄致誤而有不可通者。如逆臣唐通，誤作張唐銓，夔州太平縣，誤作蔡州太平縣，且改那九顏王子爲九王子，於「化骨揚灰」上增「誅九王子於市」一句，與事實全不相符，然當時必有原稿本

與內閣所藏吳書相同無疑，足證內閣吳書，必非偽造，不然，何以時地不同，而內外相合若符節也。

至其第二書，題目實係錯誤，蓋文係奏體，內實稱臣，未有「今因使臣北還之便，謹叩首泣血具奏」之語，可斷定此疏即爲三桂自雲南至常德時付哲爾肯傳達禮還奏之疏，其時吳應熊尙未殺，故詞尙委婉而溫和；其上康熙皇帝書，則在應熊已殺之後，詞更激烈而決絕。故此一疏一書，皆爲當時極可寶貴之史料，而爲世人所不易見者。惜疏與書，皆爲妄人增減，書與內閣所存，尙可對照，而疏則無可對照，不知其改至若何程度；然大意必相去不遠也。茲將鈔本奏疏錄附於後，足以覘三桂與清決裂之步驟。疏言：

大明罪臣平西伯吳爲華夷各有限界，久假宜歸，日月幸見重光，燭火宜熄，謹明反正之理，順逆之義，以應天命順人心事。臣前拜上章奏，披肝露胆，明無異心，今在廷臣，誣臣以反，誣臣以逆，是何異於醉漢罵坐，病者却狂，昧於大義者也。今之天下，大明之天下，闖賊犯順，帝后遐升，皇路傾危，普天同憤，臣泣血求援，以靖寇難，以雪君父不共戴天之仇，理正義順。逆賊既殲，清人乘危竊踞，且變順而爲逆，反正而爲亂，春秋之義，不在清而在臣也；是亦明運中替，清曆方新，夷狄有君，天縱聖智，勦業如章皇帝，不能攀躋於萬一，吳越一家，民安物阜，實由天使，洵非人謀。今者星變地震，水旱頻仍，君有堯舜之心，臣行桀紂之政，賣官鬻爵，民怨日深，稽之圖讖，年數適符，清曆將終，重光日月，中國聖人，出潛離隱，臣應命從龍，義旂甫建，海內傾心，滇黔之父老歡騰，全蜀之士民歸附，南楚已慰來蘇之望，四方尙騰我后之嗟，兩月之內，已復三分之一，（案魏源聖武記云：「數月而六省皆陷，三桂以疏付哲爾肯傳達禮還奏，而親赴常澧督戰」，可證此疏即此時所繕）非由人力，實天使然。今因江廣，稻禾時登，恐民失望，暫令住兵，聽民收穫，比聞北來清兵，到處擾民，奸淫擄掠，靡所不爲，廬里絕煙，人民逃遁；臣心惶懼，方兵次夷陵，天文生劉應瑞乃誠意伯之後，言有水患，宜退上流，北兵探臣兵退，淹殺百姓獻功，未幾雷雨變作，九龍飛升，淹沒無算，浮尸滿江。又平陽關守將統衆

來歸，京師驅兵盡屠其民，并以報捷，皇上任倚心腹，諸臣報之如此，則國事可知矣！嗚呼！屠毒幾萬生靈，冒功罔上，罪戾甚矣，尚可謂臣罪戾百姓乎！臣起兵以來，所至秋毫無犯，諸將存心王事，咸有武胄之風，非比北將之殘忍。今將順流而下，直抵南都，謁陵告廟，分兵各路，以收秦晉青齊之地，按接各路之兵，然後會兵燕都，合天休命。以皇上神明之姿，或效金之守緒，或效元之順宗，（案金哀宗名守緒，宋與蒙古滅金，守緒自經而死。明滅元，元順帝逃歸蒙古，此元順宗者，宗乃帝之誤）二者之中，諒取其一。臣憶章皇帝有言，「鄭逆如果向明，朕何難遁去，然逆投誠復叛，是亦明之反賊耳」，載之實錄可考，若繼志述事，應天順人，變逆爲順，反亂爲正，返駕迎主，復還明鼎，各循內外之分，永作吾明藩臣，萬世千秋，史冊記美。臣萬感殊恩，微功作報，俟天子踐祚，奏將三韓之地，以與皇上，此又補兩朝待臣之私，昔漢關公身降曹瞞，心存漢室，臣竊效焉。天下既定，然後痛哭先帝之陵，自殺以贖降清之罪，皇天后土，實鑒臣心，勿謂臣反逆可耳。今因使臣北還之便，謹叩首泣血具奏。

疏中言「各循內外之分，永作吾明藩臣」，又言「俟天子踐祚，奏將三韓之地，以與皇上」，已明言恢復明祚，其後上康熙皇帝書，則示君臣之義已絕，而又明言以太祖之裔周王繼明統緒，足以證明三桂對清，皆以恢復明室爲口實，前後一貫，未嘗變詞。其所以如此者，一則師出有名，二則可使降虜之明臣，得以自拔來歸，及其勢成，則改國號爲周，自爲皇帝，人亦無如之何已！嗚呼！此三桂用心之狡也。

或謂三桂初起兵時，實先立周王，故自稱「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」，無所謂對南對北之不同也。余謂不然，三桂一疏一書，藉口興復明室，專對北廷，皆未發表，南方之人，均未之見，所謂周王周帝，均係三桂自稱，故南方遺臣，皆請立明後，甚則責以不奉明正朔。如南方遺臣知立太祖之裔周王，則三桂將自稱帝時，何以無人請周王正位，或爲周王聲討三桂耶！以是知三桂之稱周王，對於南方，實未嘗稱興復明室，其狡詐實無倫比；然其失敗，則亦根於是，不然，三桂若真立明之周王，則鄭經劉國軒不致以不奉明朔爲敵，而耿精忠亦不致以兩面受敵而降清，當日之中國，尙不知屬明屬清也。

中華民國二十年三月二十四日作